

蠡

勺

編

四





蠡 勺 編

(四)

凌 揚 藻 撰

蠡勺編卷二十二

楚辭

文獻通考。屈原自傷被謗。乃作離騷經以諷。及放之江南。復作九歌。天問。九章。遠游。卜居。漁父。大招。其後宋玉作九辨。招魂。按招魂亦屈子作。招魂自招也。大招招懷王也。賈誼作惜誓。淮南小山作招隱士。東方朔作七諫。嚴忌作哀時命。王褒作九懷。劉向作九歎。皆擬其文而哀之。後王逸章句又續爲九思附之。宋祕書郎黃伯思長睿曰。屈宋諸騷。皆書楚語。作楚聲。紀楚地。名楚物耳。若些。只。羌。諲。蹇。紛。侘。僚者。楚語也。悲壯頓挫。或韻或否者。楚聲也。沅。湘。江。澧。脩。門。夏首者。楚地也。蘭。茝。荃。藥。蕙。若。蘋。蘅者。楚物也。故皆謂之楚辭。

楚辭集註

朱徽公撰楚辭集註八卷。辨證二卷。以王氏洪氏註或迂滯而遠事情。或迫切而害義理。遂別爲之註。其訓詁文義之外。有當考訂者。則見于辨證。至謂山海經。淮南子。殆因天問而著書。而註者反引二書以釋天問。可謂高世絕識矣。洪慶善補註楚辭。引山海經。淮南子。以釋天問。朱子曰。古今說天問者。皆本此。今以文意考之。疑此二書本皆緣解天問而作。惟于九章悲回風。借光景以往來兮。施黃棘之枉策。註云。黃棘。棘刺也。枉。曲也。以棘爲策。既有芒刺。而又不直。則馬傷深而行速。舊註亦謂施黃棘之刺以爲策。按薛符溪曰。秦楚嘗盟于黃棘。後懷王再會武關。遂被執。是黃棘之

盟、楚禍所始也。則黃棘爲地名。猶晉有垂棘赤棘之類與。

龍岡楚辭說

三閭沈湘之事。傳自司馬遷、賈誼、揚雄。皆無異辭矣。宋永嘉林應辰渭起。撰龍岡楚辭說五卷。推言屈子不死于汨羅。比諸浮海居夷之意。以爲離騷一篇。辭雖哀痛。而意則宏放。與夫直情徑行。勇于蹈河者。不可同日語。且其寄興高遠。登昆侖。歷閼風。指西海。陟陞皇。皆寓言也。世儒不以爲實。顧獨信其從彭咸葬魚腹以爲實者何哉。陳直齋謂其說甚新而有理。

九歌九辨

宋玉憫惜其師。忠而放逐。作九辨以述其志。辭共十篇。宋人不知九字有虛用之義。帝嚳命咸黑歌九招。歌之名九。始此。其後

禹有九德。九夏。啟有九辨。九歌。王褒九懷。劉向九歎。王逸九思。蓋九者。如幽詩之九。詆非必九篇也。強合二章爲一章。以協九數。已開其妄。近松江顧小厓

撰九歌解。亦將九歌十一篇。并湘夫人于湘君。并少司命于大司命。以符九者之數。抑知昌黎謂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。故曰君。其二女女英。自宜降曰夫人也。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。謂女英爲帝子。祀典之中。尊無二上。知禮如靈均。乃肯輕于并合者。至少司命。疑卽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。諸侯五祀。其一曰司命。鄭註以爲小神居人間。司察小過。作譴告者。故歌辭多近山鬼。若大司命之辭。則曰廣開兮天門。又曰乘清氣兮御陰陽。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。亦豈容混合乎。

卜居

卜居，屈原自作，設爲問答，以見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移耳。王逸序乃曰：「心迷惑，不知所爲，往至太卜之家，決之蓍龜，冀聞異策，以定嫌疑，則與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。」洪興祖補註曰：「此篇上句皆原所從，下句皆原所去，時之人去其所當從，從其所當去，其所謂吉，乃原所謂凶也，可謂得屈子之心者矣。」見日知錄。

大招

大招第十三章，二八接武，投詩賦只，又四上競氣，極聲變只，其云二八四上，王逸以下註者皆缺。毛西河竟山樂錄曰：「二八者，人聲也，人聲十六，二八十六聲也，四上者，笛聲也，笛色譜曰四上尺工六，爲宮商角徵羽，四上，宮與商也，其前章曰趙簫倡只，是也。」趙簫倡言以簫爲倡，凡絃匏鐘磬皆從簫倡之。樂以聲爲主，樂之聲以人聲爲主，聲以調爲準，聲之調以宮調爲準，而皆于笛推之，故黃帝制樂，斷自伐竹，而舜樂之妙，稱爲簫韶。

蔡中郎集

後漢左中郎將軍陳留蔡邕伯喈撰。集中時貴碑甚多，胡廣、陳實各三碑，橋元、楊賜、胡碩各二碑，如袁滿年未十五，胡根年七歲，皆爲之，濫亦甚矣。王文簡曰：「集有劉鎮南碑，卽劉表也。」獻帝初平二年夏四月，誅董卓，夷三族，邕亦瘐死。初平四年，改元興平，又二年，改元建安，而表以建安十三年卒，邕之死至是已十

六七年矣。安得復起九原而爲其碑頌耶。碑又云。太和二年。葬于先塋。太和乃曹叡年號。丕以建安二十五年篡漢。改元黃初。在位七年。而叡嗣立。自建安十三年。至是又二十一年。距邕之死且四十年矣。然則此碑果出邕手否乎。按陳直齋謂邕集在唐志言二十卷。今本十卷。闕亡之外。纔六十四篇。其間有稱建安年號。及爲魏宗廟頌述者。非邕文也。卷末有天聖癸亥歐陽靜所書辨證。甚詳。以爲好事者雜編他人之文相混。非本書也。今陳畱新刻本。詩文凡九十四首。

建安七子

魏志。文帝爲五官中郎將。及平原侯植。皆好文學。山陽王粲。仲宣。北海徐幹。偉長。廣陵陳琳。孔璋。陳畱阮瑀。元瑜。汝南應瑒。德璉。東平劉楨。公幹。並見友善。自邯鄲淳。繁欽。路粹。丁廙。楊脩。荀綽等。亦有文采。而不在此七人之列。世所謂建安七子者也。然自王粲而下止六人。意子建亦在其間耶。而文帝典論。則又以孔融居其首。并粲琳等謂之七子。植不與焉。今諸家詩文。散見于文選及諸類書。其以集傳者。仲宣。子建。孔璋三人而已。然偉長著中論二十篇。有合于儒者立言之旨。其傳世行遠。殆非仲宣子建孔璋所可及。其餘元瑜。德璉。公幹。意竹垞所謂風幕之文。代人悲喜。在當時雖歎其工。而終未慊乎己之志而自棄之者不少與。

嵇中散集

魏中散大夫譙嵇康叔夜撰。陳氏振孫曰：康本姓奚，自會稽徙譙之銍縣嵇山，家其側，遂氏焉。取稽字之上，志其本也。晉書本傳：銍縣有嵇山，家于其側，因而命氏。此云取稽字之上，蓋以稽與稽字體相近，爲不忘會稽之意。文獻通考作取稽，誤。所著文論六七萬言，今存于世者僅如此。唐志猶有十五卷，四庫目錄謂晉書爲康立傳，舊本因題曰晉者，謬也。其集散佚，至宋僅存十卷。今本爲明黃省曾所編，雖卷數與宋本同，然王楙野客叢書稱康詩六十八首，此本僅詩四十二首，合雜文僅六十二首，則又多所散佚矣。

陶靖節集

陽湖惲子居曰：直齋書錄解題載蜀本靖節先生集，有吳斗南年譜一卷，張季長辨正一卷，今坊間本止存年譜一卷而已。疎謬處甚多，而最悖理不可不辨者，則以先生爲受桓元之辟。此先生出處大節，豈可誣之？按昭明太子序曰：素愛其文，不能釋手，故加搜校，粗爲區目。是先生之詩並無先後次第也。斗南見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章，在庚子自都還阻風規林，辛丑赴假江陵夜行塗口二詩之前，意先生庚子辛丑起官，可謂固矣。又意其時桓元方當事，乃以鎮軍歸之，而桓元傳並未爲鎮軍將軍，遂意殺殷仲堪後，代其任，不知仲堪傳止進冠軍，又辭不受，並未加鎮軍也。是曲折求通而終于不可通也。況戊戌七月，桓元反，陷江州；己亥十月，桓元反，陷江陵，皆在庚子辛丑前。庚子三月，加督八州；辛丑十一月，桓偉鎮夏口。明年，桓元大敗王師，遂入建康。豈先生而爲之參佐以獎逆哉？此必無之事也。然則庚子先生至都何

耶曰。先生飲酒詩。言遠遊。言飢驅。言營一飽。則非仕事矣。其言阻中途。卽阻風規林事也。是先生以遠遊至都耳。乃瞭然者也。先生辛丑赴假江陵。何耶。曰。先生本傳曰。州召主簿。不就。先生旣抱羸疾。召主簿。必以疾乞假。至滿。則赴之。而終以疾辭。故本詩言投冠。言不縈好爵。是也。先生江州人。州召主簿。應赴江州。而赴江陵者。是時桓元領江州刺史。駐南郡。是先生以辭主簿至江陵耳。亦瞭然者也。合前後觀之。先生不汙于元。可信矣。而斗南于千餘載之後。誣之。誠何心哉。是故先生爲鎮軍參軍。當以文選李善註。元興三年甲辰。參劉裕軍。爲是裕建義旗。先生從之。故自題始作。蓋幸之也。其經曲阿。則裕本始事丹徒。當更有收集之事耳。庚子辛丑。先生未仕。則辛丑遊斜川。癸卯懷古田舍二詩。俱可通。不必如斗南改辛丑爲辛酉。改癸卯爲辛卯矣。宋人讀書好武斷。斗南至改年歲以就之。可謂怪誕之甚者矣。季長辨正。不知所見。同異何如也。

庾開府集

周司憲中大夫南陽庾信子山撰。信肩吾子。仕梁爲抄撰學士。累遷東宮學士。領建康令。臺城陷。奔江陵。爲右衛將軍。加散騎侍郎。聘于西魏。屬江陵陷。遂畱周。遷驃騎大將軍。開府儀同三司。書錄解題。謂其在揚都。有集四十卷。及江陵。又有三卷。皆兵火不存。今集止二十卷。自入魏以來所作。而哀江南賦實爲首冠。四庫目錄。謂考倪瓚集。有與齊學士借庾子山集書。則二十卷者。在元末尙有傳本。至明遂佚。今庾開

府集箋註十卷。蓋從諸書鈔撮。已非其舊。胡渭欲爲作註而未竟。國朝吳兆宜採其遺稿。與徐樹穀等補綴成書。而倪璠又以兆宜所箋。出自衆手。不免漏略。乃重爲補苴。並作年譜冠于前。別爲庾子山集註十六卷。前明楊用修曰。庾子山詩爲梁之冠。啓唐之先。史評其詩曰綺豔。杜子美稱之曰清新。又曰老成。綺豔。清新。人皆知之。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。蓋綺多傷質。豔多無骨。清易近薄。新易近尖。子山綺而有質。豔而有骨。清而不薄。新而不尖。所以爲老成也。若元人之詩。非不綺豔。非不清新。而乏老成。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。而綺豔清斯槩未之有。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。

李翰林集

唐藝文志有太白草堂集二十卷。李陽冰所錄。宋樂史別收歌詩。又于館中得賦序表書贊頌。定爲三十卷。今皆不傳。此則宋敏求得王溥及唐魏顯本。又蒐羅逸作。合爲一編。其次第以諸家序文爲第一卷。自第二卷至二十四卷爲詩。二十五卷至三十卷爲雜著。按樂史序言。太白慕謝安石之風。自稱東山李白。杜工部因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。宋紹興間。晁公武撰讀書志。誤以太白爲山東人。後之作大明一統志者。遂以太白入山東人物。此由倒讀東山二字。亦緣太白之僑居山東者有年也。楊升菴謂少陵有年譜。而太白出處不多見。因就其集中游歷及小說諸家著其概于丹鉛錄云。太白生于蜀之昌明縣青蓮鄉。昌明。今或謂匡廬。非也。故鄭谷送人入蜀詩。雲藏李白讀書山。指匡山也。少以才名。爲採訪

使蘇許公所薦。徵召不就。開元初。自蜀入京。賀知章以謫仙人呼之。未久。還蜀。遂下荆門。娶于許氏。因久寓巴陵洞庭之間。再入長安。客游山東。與元丹邱輩營石門幽居。攜家與居焉。其送杜子美于石門。訪范山人于蒼耳林。皆此際事。未幾。又入長安。應制賦詩。忤貴妃。乃賦秦樓月。以寓戀闕意。乃游江南池州。會稽。而畱家于魯。其詩有云。我家寄東魯。誰種龜陰田。又送人之魯云。我家寄在沙邱旁。三年不歸空斷腸。是也。遂欲卜居池州之藍岑。又未幾。去之廬山。遭永王璘敗。繫潯陽。謫夜郎。遇赦歸。復至池州。其生平游歷所卜居。曰荆門。曰石門。曰嵩陽。而心獨樂于秋浦舊游。可考也。故旣返初服。遂就息焉。將有終焉之志。而首邱不忘。故其懷趙徵君蕤詩云。國門遙天外。鄉路遠山隔。朝憶相如臺。夕夢子雲宅。然不果其願。竟終于采石。疾革。猶以詩草托友人。捉月之說。蓋流俗讎言云。

杜工部集

唐藝文志。杜工部集六十卷。小集六卷。宋寶元間。王洙叔原蒐裒中外書。除其重複。定取一千四百有五篇。古詩三百九十九篇。近體一千有六篇。別錄雜著爲二卷。合二十卷。爲定本。至祕閣學士武陽雲林子黃伯思長睿。校定爲二十二卷。用東坡之說。隨年編纂。以古律相參。先後始末。皆有次第。然後子美之出處。及少壯老成之作。粲然可觀。自開元全盛之時。乞于至德大歷干戈亂離之際。詩凡千四百十七篇。文獻

通考作千四百四十七篇

官洛下時。又得逸詩數十篇。參于卷中。得在祕閣。及御府定本校讐。益號精密。陳直齋曰。世

言子美詩集大成。而無韻者幾不可讀。然開天以前文體大略皆如此。若三大禮賦。辭氣壯偉。又非唐初餘子所能及也。又費著撰蜀杜氏族譜曰。杜翊世以死節顯。其世祖甫來蜀。依嚴武家。青城者。實宗文裔。世孫準。皇祐五年第進士。宰綿竹。以卒。子翊世。徙成都。紹聖元年第進士。官至朝議大夫。通判懷德軍。靖康元年死節。特贈正議大夫。命官其後十人。五子。慥。忱。以賞得官。孫逸老。俊老。廷老。曾孫光祖。大臨。以忠義遺澤得官。今猶稱忠義杜云。王文簡曰。據坡詩。聞道華陽版籍中。至今尚有城南杜。則子美有後于蜀。其信然乎。

韓昌黎集

昌黎集四十卷。文公壻李漢輯。其序言。親收拾遺文。無所失墜。懼後人僞妄附益其中也。外有註論語十卷。順宗實錄五卷。另行。無所爲外集者。自蒲田方崧卿增考。刻之南安軍。乃有外集一卷。附錄五卷。年譜一卷。舉正十卷。外鈔八卷。于是與大顛書。遂見諸外集矣。東坡力辨其僞。惟朱子校定韓集。決以爲韓筆無疑。且謂此乃昌黎平生死案。陳直齋曰。書之謬妄。三尺皆知。晦翁識高一世。而其所定者。迺爾。殆不可解。今按外鈔第七卷曰。疑誤者。韓郁註云。潮州靈山寺所刻。末云。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。非也。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。晚乃由兵部爲吏部。流俗統稱韓吏部爾。其書蓋宋初所刻。故其謬如此。楊升菴謂僧徒妄其道。猶懷素假太白歌。稱其草書獨步也。楊升菴引黃東發之言曰。據集。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。曾與大顛語。見與孟今請之。

者再三而書又亟以道爲望。安有平日謂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謂道。一旦求之之亟如此者，使其既與習熟，少變其說，尙近人情。今未之見而輒欲聞其道，不可曉也。東發朱子之徒，而其說如此，天下之公言也。

元白長慶集

樂天撰微之墓誌，稱著文一百卷，題曰元氏長慶集。至宋存六十卷，中興書目止四十八卷。又逸詩二卷，今本乃宣和中建安劉麟所刊。明馬元調據以翻雕，詩二十六卷，賦一卷，雜文三十卷。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，集後記稱前著五十卷，元微之爲序。後集二十卷，自爲序。又續後集五卷，自爲記。前後七十五卷，今本七十一卷。年譜一卷，元白文章齊名，稿皆號長慶集。其出處亦不大相悖。惟微之晚欲速化，依奄宦得相，士論薄之。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，與牛僧孺爲師生，而不陷牛李之黨，斯可謂始終全節者。樂天詩格條直，中皆雅音，微之意拙語纖，頗流于澀，故張爲主客圖以樂天爲廣大教化主，而微之不與焉。東坡品爲元輕白俗，未可爲定論也。

柳仲塗集

宋如京使大名柳開仲塗文集十五卷，附行狀一卷。門人張景編，亦名河東先生集。四庫目錄作十卷，附錄一卷，謂其文力滌排偶，轉成艱澀，然有宋一代矯五季之弊而振興古體者，開實爲之先導。開第開寶六年進士，歷知常潤二州，以殿中侍御史換崇儀使，又歷八郡以卒。王漁洋曰：仲塗文多拗拙，石守道極推尊之。徂徠集有過魏東郊詩一篇，至

上擬之堯舜皋夔伊呂。下擬之遷固通子。文中愈又嘗作怪說三篇。以詆楊文公億。比之狐媚梟鳴。噫。亦諄矣。湘山野錄云。景字晦之。避難遁竄。改姓名曰李田。所至題曰。欲識我蹤跡。一氣萬物母。景作柳集序。首云。一氣萬物之母也。故云然。

東坡集

書錄解題言東坡集四十卷。後集二十卷。內制集十卷。外制集三卷。奏議十五卷。和陶集四卷。應詔集十卷。杭蜀本同。但杭無應詔集。又言坡之曾孫給事嶠季真。刊家集于建安。稱東坡別集。四十六卷。亦無應詔集。大略與杭本同。蓋杭本當坡公無恙時。已行於世矣。麻沙書坊。又有大全集。兼載志林雜說之類。中雜以穎濱小坡之文。且間有訛僞。今四庫本東坡全集一百三十卷。按西吳里語云。施宿字武子。湖州長城人。今長興縣紹興間。爲左司諫。又爲淮東司曹。嘗以其父元之所註坡詩鋟板。爲施註蘇詩四十二卷。東坡年譜一卷。王註正譌一卷。舊有東坡詩集註三十二卷。題王十朋撰。蓋依託也。頗多舛誤。蘇詩續補遺一卷。康熙己卯。商邱宋牧仲中丞。得施註殘帙十二卷。屬武進邵子湘。高郵李百藥補註之。牧仲又輯得逸詩二卷。屬錢塘馮景續註之。至海寧查慎行初白。又以牧仲所刻黴暗。乃重爲考訂。成補註東坡編年詩五十卷。

致堂斐然集

宋禮部侍郎胡寅明仲斐然集三十卷。陳直齋曰。寅。文定公安國長子也。本其兄子。初生。棄不舉。文定干

水盤內收育之。旣長，俾自絕于本生，不爲心喪，止服世父之服。寅遵行之，後以不持生母服爲章復所劾。復之意雖在迎合秦檜，假公以濟私，然所執不爲無理也。寅自辨之書，今載集中，究之強詞爾。按太平御覽引世說：漢胡廣，本姓黃，五月五日生，父母惡之，乃置之甕，投于江。胡翁聞甕有啼聲，往取養之，以爲子。廣後不治本親服，謂我于本親已爲死人也，世以此爲深譏焉。古今人倫之變，莫有甚于斯二者。今世說不載胡廣此條，休甯汪文端疑晏元獻削去之，謂伯始之孝于後母，豈有忘其本親者乎？又四庫書目謂明仲集中載釋氏疏文六篇，與所作崇正辨自相矛盾，至其出處大節，則卓然不愧矣。蓋明仲以不主和議謫新州也。

玉臺新詠

陳尚書左僕射徐陵孝穆編，所錄梁以前詩五言八卷，七言一卷，五言二韻者一卷，凡十卷。大唐新語謂梁簡文好作豔詩，江左化之，謂之宮體。晚年改作，追之不及，乃令徐陵撰玉臺集，以大其體。朱竹垞曰：昭明文選初成，聞有千卷，旣而略其蕪穢，集其清英，存三十卷，擇之可謂精矣。然入選之文不無僞製，所錄古詩十九首，以徐陵五臺新詠勘之，枚乘詩居其八，至驅車上東門行，載樂府雜曲歌辭，其餘六首，玉臺不錄。就文選本第十五首而論，生年不滿百，長懷千載憂，晝短而夜長，何不秉燭游，則西門行古辭也。古辭，夫爲樂，爲樂當及時，何能坐愁悵，鬱當復來茲，而文選更之曰：爲樂當及時，何能待來茲。古辭貪財愛

惜費。但爲後世嗤。更之曰。愚者愛惜費。但爲後世嗤。古辭。自非仙人王子喬。計會壽命難與期。更之曰。仙人王子喬。難可與等期。裁翦長短句。作五言。移易其前後。雜糅置十九首中。沒枚乘等姓名。槩題曰古詩。要之皆出文選樓中諸學士之手也。徐陵少仕于梁。爲昭明諸臣後進。不敢言明其非。乃著一書。列枚乘姓名。還之作者。殆有微意焉。

鼓吹集

唐詩鼓吹集十卷。相傳元遺山選。郝天挺繼先註。明人古岡廖文炳光甫附以解義。有趙文敏海忠介二序。所收九十六家。七言近體五百九十餘首。眞贋錯出。其最誤者。混入宋人胡宿詩二十三首。次獨孤及之下。遂以爲唐末爵里未詳之人。今考所錄。大半在文恭集內。中有次韻和朱況一首。況爲胡氏壻。與宿同籍常州。具見所撰太夫人行狀。以遺山文敏金元鉅公。且去宋未遠。不應謬誤至此。其爲僞託無疑者。康熙間。吳郡胡燮亭選唐詩貫珠。漫不加察。亦并收入。宿字武平。常州晉陵人。天聖二年進士。歷官兩浙轉運使。召修起居注。知制誥。由翰林學士拜樞密副使。以太子少師致仕。有文恭集四十卷。

谷音

谷音二卷。元杜本編。所錄皆宋末人詩。共一百首。各繫小傳。紀其大略。王漁洋曰。上卷王澹以下。凡十人。率任俠節義之士。下卷詹本以下。凡十五人。則藏名避世之流也。番陽布衣。瀟湘漁父以下五人。不可得。

其姓字。要之皆宋之逸民也。其詩慷慨激烈。古澹蕭寥。非宋末作者所及。是時謝皋羽、林霽山輩。皆以文章節義著于東南。而又有此三十人者。與之遙爲應和。亦奇矣。此書。毛氏汲古閣本。與月泉吟社宋吳渭月泉吟社。以丙戌三月分題。丁亥上元收卷。凡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。延方鳳、謝翱、吳思齊、評其甲乙。選中二百八十人。此錄前矛六十卷。題爲春日田園雜興。其姓字皆隱語。以代糊名也。合刻最工。其後施愚山刻之清江。吳時冕刻之眞州。又有江西刻本。蓋諸人本末各有耿耿不沒者。宜有神物在在護持之也。

文不貴多

日知錄曰。二漢文人。所著絕少。史于其傳末。每云所著凡若干篇。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。而其餘不過五十篇。或十數篇。或三四篇。史之錄其數。蓋稱之非少之也。至隋志載古人文集。西京惟劉向六卷。揚雄劉歆各五卷。爲至多矣。他不過一卷二卷。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。元帝至五十二卷。沈約至一百一卷。張端義貴耳集。言張南軒自桂帥入朝。以平日所著之書。并奏議講解百餘冊。裝潢以進。方鋪陳殿陛間。有小黃門忽問左司。甚文字許多。南軒斥之曰。教官家治國平天下。小黃門答曰。孔夫子道。一言可以興邦。孝宗聞此言。亦笑。

酒德頌

戴逵竹林七賢論。言劉伶未嘗措意文章。終其身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。東坡詩亦云。詩文豈在多。一頌

了伯倫。而朱少章謂藝文志載劉伶集三卷。新城王文簡以爲當不止一頌。但此一頌。足以不朽其人。他文可不必傳耳。然則七賢論。達與伶同時者。猶未足據與。

五柳先生傳

陶徵君五柳先生傳。言好讀書。不求甚解。每有會意。便欣然忘食。說者謂求甚解。則涉穿鑿。能會意。則不死章句。是固然矣。而未足以窺此老之深也。楊用脩曰。兩漢以來。訓詁盛行。數字之文。說至二三萬言。如秦近君之訓堯典者。比比皆是。後進彌以馳逐。漫羨而無所歸。陶公厭之。故超然直見。獨契古初。而晚廢訓詁。俗士不達。便信其爲不求甚解矣。觀其詩云。先師遺訓。今豈云墜。又云。詩書敦夙好。又云。游好在六經。又云。汎覽周王傳。流觀山海圖。其著聖賢羣輔錄。三孝傳贊。考索無遺。又跋云。書傳所載。故老所傳。盡于此矣。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。能之耶。

閒居賦

夏醴谷曰。賈后欲廢太子。潘岳爲之作書草。以安仁之詞華斐然。一時罕匹。而大節墮喪。乃至如此。世復以板輿色養傳爲美談。考岳在職時。母常以乾沒不已責之。及爲趙王倫所陷。臨刑。謝母曰。負阿母。則其冒險害利。亡身辱親。不孝莫大乎是。

討武曌檄